

他的一生反映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  
折射了20世纪的中国历史风云。中国的昨天坎坷曲折，孕  
育了今天的进步和明天的辉煌。在他身上所形成的无畏地  
追求真理的精神，将永远激励为了祖国雄飞而奋斗的人们。

# 顾准

拆下肋骨当火把

# 全传

高  
建  
国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QUANZHUAN

拆 下 肋 骨 当 火 把

# 顾准 全传

G U Z H U N



高建国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拆下肋骨当火把:顾准全传/高建国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0

ISBN 7-5321-2012-0

I. 拆… II. 高… III. 顾准-传记 IV. K8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0976 号

责任编辑:高国平

封面设计:袁银昌

王志伟

## 拆下肋骨当火把

——顾准全传

高建国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4 插页 6 字数 514,000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6,501—20,000 册

ISBN 7-5321-2012-0/I·1635 定价:31.50 元

# 序 一

GUZHUOQUANZHUAN

种种不幸一股脑降在他那毫无防御的头上，好像要让他饮尽人生的苦酒。但他并没有倒下去，偏偏在非人的生活中挣扎着，活下来，而且还不不停地读写，直到因癌症去世。这种非凡的毅力可以说是达到了人们所能达到的极限。

王元化

今年初我患病住院期间，你用了几天功夫将你的书稿读给我听，你写时满含着自己的感情，使我也受到感染。当时我答应为你的书写几句话，现在书稿已在上海文艺出版社付排了，准备赶在12月初出版。我答应你写的文字至迟得在20日以前交卷，这个期限没有几天了。你着急，我更着急。现在得抓紧时间赶写这封信，以代你所要的序言。

我和顾准相识在1939年。那时他是上海地下党文委副书记，我是他领导下的文学小组的一个党员。我对他有较多的认识是多年以后的事。最近读了你的书稿使我觉得这种认识还在延续。过去

我对他的经历只知道一个大概的轮廓，并不清楚你书中所记叙的那些细节。我只知道他生活坎坷，历经磨难，而并没有料到他的遭遇竟如此悲惨：意外的株连，两次被打成右派，三年灾害时期的劳改苦役，狱卒的蛮横，人格的侮辱和肉体的摧残，饥饿，疾病，家庭的不幸，离婚，妻子的自杀，子女断绝亲情，最后的绝症……种种不幸一股脑降在他那毫无防御的头上，好像要让他饮尽人生的苦酒。但他并没有倒下去，偏偏在非人的生活中挣扎着，活下来，而且还不停地读写，直到因癌症去世。这种非凡的毅力可以说是达到了人们所能达到的极限。这里我想引用克里斯朵夫说过的话：“在这样的榜样面前，我们所经受的那些痛苦又算得了什么！”

你曾向我说过，你要尽量写出顾准的精神面貌。你确实写出来了。这要归功于你的勤奋和认真。为写这本传记，你采访了六十多位和顾准有关的人员。凡是在世的你都走访到，一个也不少，包括那些已经出国难得回来的人，也包括那些散在各地行动不便的老人，你都不辞劳苦去采访他们，仔细记录他们的谈话。我还记得四年前，我去北京参加顾准八十冥诞学术研讨会时，你去采访已届高龄双目失明的骆耕漠老人，我也随你同去探望这位久违多年的前辈。骆老曾在顾准最困难时期设法接济他食品。老人的精神好，记性也很好，他的讲述是十分动人的。他说有一次他请顾准到小饭店吃饭，回来时顾准提出要散散步，领他绕一条远路走。他们慢慢走到顾准曾经住过的地方。顾准站住了，对妻子自杀前的故居远远眺望着，这时骆老才明白他为什么要散步的原因。还有一次，他要买台灯，却买了一盏双人用的台灯。这时他早已是孤零零一个人住了。最初骆老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后

来才恍然想起，过去他和妻子汪璧两人的书桌拼在一起，共同使用的双人台灯就是这一种。我不知道你对这类细节是怎样看法？这类细节虽是小事，但感人至深。它使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个在困难中迎着压力而不屈服的硬汉，却具有一副富于人性的柔肠。像他这样一个珍视家庭亲情的人，一旦因为说出了浅人庸人所不懂的真理，就被置于万劫不复之地；而且不是由于他的过错，也不是由于妻子儿女的过错，却必须去承受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这将是怎样的一种酷烈的精神酷刑！它比肉体上的痛苦和折磨更为可怕。当我们谈论顾准的为人时，如果在这些细节方面注意不够，表述得不充分，那就会失去对他的精神世界的更深发掘，而这恰恰是我所读到的那些充满豪言壮语的文字所忽略不顾的。

你的书里记叙了顾准所在单位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他的关系。这也是别人所没有接触过的，但却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你的书做了填空补阙的工作，这很好。顾准在文革这场浩劫中，居然活了好几年，还将自己的思想记录下来，直到癌症去世。这固然基于他本人的品格素质，但与经济所的特定环境也不无关系。从1957年起，孙冶方就担任了经济所所长，那里聚集了一批优秀人物。顾准打成右派后就是孙冶方设法邀请他到所里去做研究工作的。庐山会议后，张闻天也被下放经济所。此外所里老一辈的有骆耕漠、林里夫、巫宝三等，年轻的有张纯音、吴敬琏等。这些人皆一时之选。在那个人与人关系变成了狼与狼关系的残酷年代，似乎只有经济所还散发着人间的温暖，这似乎是个奇迹。经济所关心爱护顾准的不止骆耕漠，张纯音也是一个。她不仅接济他食品，送他钱，而且还让跟去干校的女儿咪咪去照顾他。这一老一小

后来结成了纯真的友谊，咪咪在那些愁苦的日子里给予了顾准很大的慰藉。这是使顾准得以存活下去的精神力量。人活着不仅需要使自己温饱，还需要精神养分，而友情就是其中的一种，它也像水与空气一样不可缺少。在顾准患癌症的时候，又是骆耕漠四处奔走，利用过去的关系，使顾准住进了医院，而这时他自己也在靠边审查。当一个人自顾不暇的时候，如果不是对朋友的忠诚，如果不是为中国保存人才以积蓄一份本来已经稀少的有生力量，是不会置自己利害于不顾，去甘冒危险的？但是，顾准的病情仍旧恶化了，医院发出病危通知。经济所的那些善良的人们自动地组织起来去护理，分成三班轮流守在他身边。他临终时，在他病床前值班的是如今已成著名经济学家的吴敬琏。他在最后时刻想见见长久没有晤面的子女，子女没有来，经济所革委会的负责人竟然去做子女的工作。这一切都发生在阶级斗争斗红了眼的时候。难道是可能的吗？但这是事实。经历这些事件的人有些还在，他们可以亲身作证，证明中国有些人纵使处在最恶劣的环境下，仍旧良心未泯，他们心中那朵正义的火焰始终在燃烧。当我知道这些动人的事件以后，我觉得有责任把它们记录下来。前几年有家电视台来采访，要我谈谈顾准，我谈了顾准和经济所的关系，但播放时恰恰这一部分没有了。去问，据说这部分的像带坏了。后来一家电台又来作同样采访，我又把这部分讲述了一遍，可是播放时又没有了。去问，又是这部分的音带坏了。我不懂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凑巧？你在书中把它们记叙下来，我认为是做对了，并因此感到欣慰。

传记不大适宜过多地去写思想问题，因为理论分析不适合这一体裁。但你的书并不放弃这方面，你对顾准思想的介

绍是比较全面的。这几年谈论顾准的文章多起来，有些论者本来是可以写出一点研究心得的，但他们放弃这样做，不切切实实讨论问题，而只谈主义，将顾准当做一面旗帜，把它抢过来，忙于给顾准定性，讲些人人早已知道的道理，断言他是什么什么主义，还吹嘘这就是对顾准思想最深刻的理解。读了这些文字真使人感到悲哀。我不懂，这些人并不缺乏才华，过去也写过一些好文章，为什么白白浪费时间，虚掷自己的可贵精力。其实顾准所写的有关民主的文章是很值得讨论的。我所指的是这几篇：《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民主与终极目的》、《科学与民主》等。前几年北京三联寄给我一本《公共论坛》，这本丛刊并不以顾准为标榜，却切切实实地讨论了这些问题，谈得也很深入。我虽然并不认识这些人，但觉得他们倒是理解顾准精神和顾准思想的。你不是从事理论研究的，不应该对你苛求。纵然如此，我认为你书中在这方面所作的工作，还是有价值的。我并不是说你有什么了不得的思想，而是赞赏你的勤奋和认真。在阐述顾准某一观点时，你将来龙去脉都仔细地考虑到，为此你阅读了大量有关资料。你的书对于一般不是从事理论研究的读者大有裨益，可以使他们逐渐去领悟顾准的思想。比如顾准书中所谈的古希腊斯巴达精神问题，对于大陆的读者就具有启迪作用。我们一直赞扬斯巴达的集体主义精神。小时候我曾读过鲁迅的早期论文《斯巴达之魂》，这篇文章写得热情洋溢，令人神往。在原苏联，斯巴达的名字也成为光荣的称号，甚至有的足球队也以他命名。而你根据顾准的论断，阐述了斯巴达如何从集体主义陷入了专制主义，这些地方都做得很好，就是对于今天大陆读者来说，仍具有一定的针对性，这才是踏踏实实的启蒙

工作,而不是把启蒙当作空洞的口号。

关于你这本书,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了。末了我要说几句无关宏旨但也想顺便提一提的事。我不大欣赏你为这本书所取的名字,但你似乎特别偏爱,并说书店、编辑也选择了它,我就不再提什么意见了。这是风格作风问题,各人各有所好,而不可勉强,大概你爱好带点辣味的东西,而我却很喜欢陆游诗中拈出的“平夷”二字。

1999年11月18日

(这是王元化先生专为本书出版写给作者高建国先生的一封信。元化先生说,此信可代作他应作者之请为本书写的序——编者注)

# 序二

GUZHUNQUANZHUAN

他为着追求自己的理想，置身炼狱而不顾，虽九死而不悔。

在他身上找不到一丝一毫利己的动机。对于他除了同情和尊敬，更多的是需要理解——理解历史，也理解顾准。

陈敏之

顾准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五年了。二十五年，相当于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时间不算短。在这二十五年中，我们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在经过反复的探索之后，确立了建设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国家这样一个目标。这当然是值得高兴的。但是，我们更应该清醒地看到，为着达到和实现这个目标，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许多艰难险阻需要跋涉，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我们同时应该清醒地看到，当今的世界仍然是一个纷扰的世界，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势力并没有真正退出历史舞台，霸权主义的阴影

仍然在我们面前晃动。

顾准生前为着探索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为着探求我国人民美好的未来，甘愿承受当时的历史给予他的一切不应有的迫害和磨难，而仍然求索不已，一直到耗尽自己的心血为止。他批判实质上是教条主义的理想主义，然而他自己却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为着追求自己的理想，置身炼狱而不顾，虽九死而不悔。在他身上，找不到一丝一毫利己的动机。对于他，除了同情和尊敬，更多的是需要理解——理解历史，也理解顾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的客观性只有经过实践才能证明其真实存在；这对于马克思主义，任何伟大人物的思想、理论，都应当如此，毫无例外。真理并不能依靠伟大人物个人的主观意志创造或维护，只有在实践中随时发现并修正错误，这才是维护真理的唯一正确途径。

即将过去的 20 世纪，对于世界人民、中国人民，都是不寻常的。20 世纪上半叶，经历了两次世界规模的战争，世界各国人民为此付出惨重的牺牲。共产主义崛起于 20 世纪上半叶，但是到 20 世纪下半叶，却遭受了严重的挫折；然而，共产主义事业仍然继续在探索中前进。曾经被断言已经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经历了又一个一百年的严峻考验，证明它还有顽强的生命力。我们中国人民在欢庆自己的解放时，还没有来得及摆脱几千年历史所形成的贫穷、落后这两个沉重的包袱，却又一次坠落了“文革”这个灭顶之灾的深渊。历史不可能是一条直线，也不会按照某些伟大人物或领袖人物所设计的康庄大道前进，它总是按照自己的内在逻辑往前发展。痛苦的经验已经一再证明，伟大人物、领袖人物一个人的脑袋

总是有限的；依靠众多脑袋的智慧思考，择善而从，总比相信和依靠一个人的脑袋，要远胜过不知多少倍。这方面的教训难道还不够多么？

顾准是平凡的，又是不平凡的。相信这本传记能够对读者有所启迪。如果读者之中，哪怕只有万分之一二，能像顾准那样锲而不舍地为人民的未来、人类的未来，不停地求索和奋斗，顾准地下有知，也一定会为之欢欣鼓舞的。我衷心希望这本传记能没有任何障碍地顺利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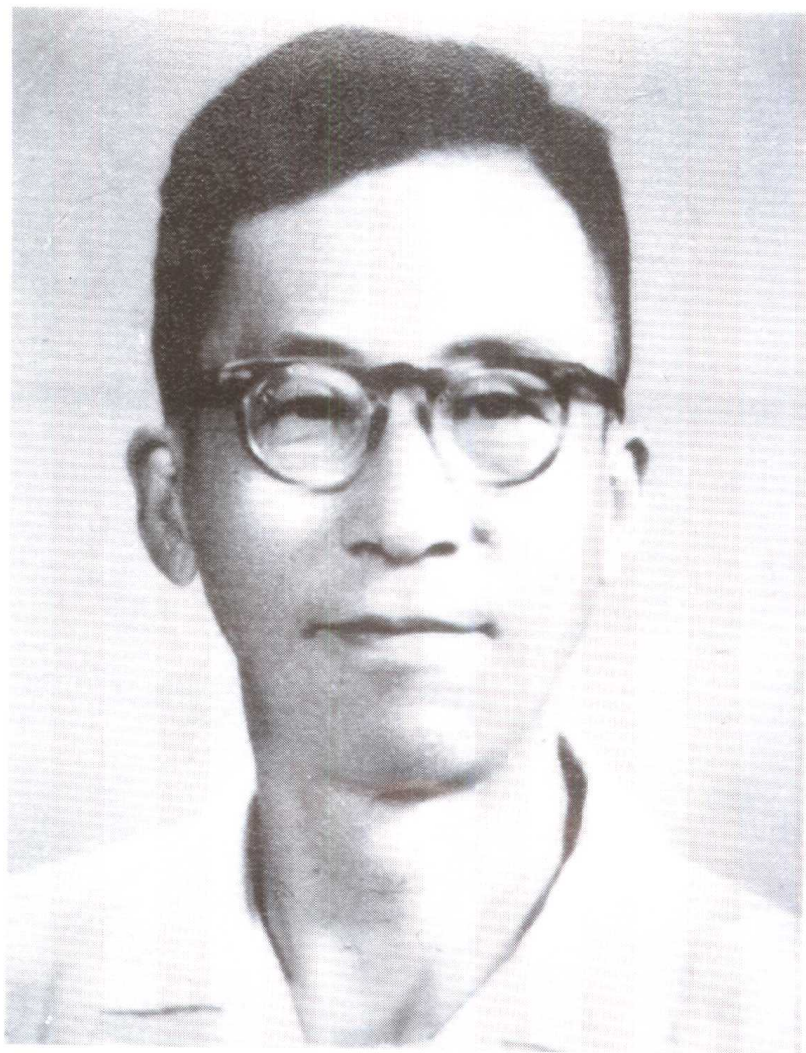
1983年顾准获得彻底平反后，我最大的心愿便是出版一本全面介绍顾准的一生（特别是他苦难坎坷的后半生），历史地阐述顾准的思想形成与发展过程、充分反映顾准的精神风貌的传记。我一度想自己来完成，终因健康不佳而未能动笔。此后，擅长撰写纪实作品的年轻作者高建国来我家看我，他虔诚地表示，愿意尽全力完成这项浩繁而庄重的工作。我十分信任他，也认为他对顾准的理解比较深刻与准确，便将我所能收集到的一切资料悉数提供给他，供他写作。

这确是一项艰巨的工程。高建国在十余年间，不辞劳苦地数度专赴北京，并奔波于京沪各处，采访了六十余人，还曾参加中国社科院召开的顾准八十诞辰纪念研讨会等专题会议，获得了大量第一手的素材。我本人也曾陪同他专门去寻访顾准的几个旧居，并采访有关人士。同时，他又从各类权威的书籍中广泛收集真实而生动的历史风云资料与思想史资料，作为顾准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必要历史背景……现在，这本既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又具有历史严肃性的传记已经成书，将与广大读者见面。我当然很高兴，并表示感谢！本书正式出版前，《文汇报·读书周报》、《读者》等多家报刊杂志已进行摘登，并获得

广大读者的好评。欣慰之余,我想说,顾准的形象得到恢复与介绍,正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胜利的具体体现。

拆下肋骨当火把

顾准全传



顾准(1915—1974)



30年代在上海的顾准

顾准身穿缴获的日本呢大衣，1942年3月5日摄于江苏阜宁东坎





顾准与家人合影 50年代摄于北京

后排左长子逸东,右长女淑林

中排左起:妻汪璧,母顾庆莲,顾准

前排左起:次子南九(高粱),幼子重之,次女秀林



顾准父亲陈文纬 40年代摄于上海



顾准母亲顾庆莲 1972年摄于北京